

醒世恒言



第六卷 小水灣天狐詒書

蠢動含靈俱一性，化胎濕卵命相關。
得人濟利休忘却，雀也知恩報玉環。

這四句詩，單說漢時有一秀才，姓楊名寶，華西人氏，年方弱冠，天資穎異，學問過人。一日，正值重陽佳節，往郊外游玩。因行倦，坐于林中歇息。但見樹木蓊鬱，百鳥嚶鳴，甚是可愛。忽聞撲碌的一聲，墮下一隻鳥來，不歪不斜，正落在楊寶面前。口內吱吱的叫，却飛不起，在地下亂撲。楊寶道：『却不作怪！這鳥為何如此？』向前拾起看時，乃是一隻黃雀，不知被何人打傷，叫得好生哀楚。楊寶心中不忍，乃道：『將回去喂養好了放罷。』正看間，見一少年，手執彈弓，從背後走過來道：『秀才，這黃雀是我打下的，望乞見還。』楊寶道：『還亦易事。但禽鳥與人體質雖異，生命則一，安忍戕害。況殺百命，不作供君一膳，鬻萬鳥不能致君之富。奚不別為生業？我今願贖此雀之命。』便去身邊取出錢鈔來。少年道：『某非為口腹利物，不過遊戲試技耳。既秀才要此雀，即便相送。』楊寶道：『君欲取樂，禽鳥何辜！』少年謝

道：『某知過矣！』遂投弓而去。楊寶將雀回家，貯于巾箱中，日采黃花蕊飼之，漸漸羽翼長換。育至百日，便能飛翔。時去時來，楊寶十分珍重，忽一日，去而不回。楊寶心中正在氣悶。只見一個童子單眉細眼，身穿黃衣，走入其家，望楊寶便拜。楊寶急忙扶起。童子將出玉環一雙，遞與楊寶道：『蒙君救命之恩，無以為報，聊以微物相奉。掌此當累世為三公。』楊寶道：『與卿素昧平生，何得有救命之說？』童子笑道：『君忘之耶？某即林中被彈，君巾箱中飼黃花蕊之人也。』言訖，化為黃雀而去。後來楊寶生子震，明帝朝為太尉；震子秉，和帝朝為太尉；秉子賜，安帝朝為司徒，賜子彪，靈帝朝為司徒；果然世世三公，德業相繼，有詩為證。

黃花飼雀非圖報，一片慈悲利物心。

累世簪纓看盛美，始知仁義值千金。

說話的，那黃雀銜環的故事，人人曉得，何必費講！看官們不知，只為在下今日要說個少年，也因彈了個異類上起，不能如彈雀的恁般悔悟，干把個老大家事，弄得七顛八倒，做了一場話柄，故把銜環之

事，做個得勝頭回。勸列位須學楊寶這等好善行仁，莫效那少年招灾惹禍。正是：

得閉口時須閉口，得放手時須放手。

若能放手和閉口，百歲安寧有八九。

話說唐玄宗時，有一少年，姓王名臣，長安人氏，略知書史，粗通文墨，好飲酒，善擊劍，走馬挾彈，尤其所長。從幼喪父，惟母在堂，娶妻于氏。同胞兄弟王宰，膂力過人，武藝出衆，充羽林親衛，未有妻室。家頗富饒，童僕多人。一家正安居樂業，不想安祿山兵亂，潼關失守，天子西幸。王宰隨駕扈從，王臣料道立身不住，弃下房產，收拾細軟，引母妻婢僕，避難江南，遂家于杭州，地名小水灣，置買田產，經營過日。後來聞得京城克復，道路寧靜，王臣思想要往都下尋訪親知，整理舊業，為歸鄉之計。告知母親，即日收拾行囊，止帶一個家人，喚做王福，別了母妻，繇水路直至揚州馬頭上。那揚州隋時謂之江都，是江淮要衝，南北襟喉之地，往來檣櫓如麻。岸上居民稠密，做買做賣的，挨擠不開，真好個繁華去處。當下王臣捨舟登陸，雇倩脚力，打扮做軍官模樣，一路游山玩水，夜宿曉行。不則一日，來至一所在，地名樊川，乃

漢時樊噲所封食邑之處。這地方離都城已不多遠。因經兵火之後，村野百姓，俱潛避遠方，一路絕無人烟，行人亦甚稀少。但見：

岡巒圍繞，樹木陰翳，危峰秀拔，插青霄，峻巔崔嵬，橫碧漢。斜飛瀑布，噴萬丈銀濤；倒挂藤蘿，揚千條錦帶。雲山漠漠，鳥道逶迤，行客少；烟林靄靄，荒村寥落，土人稀。山花多艷如含笑，野鳥無名只亂啼。

王臣貪看山林景致，緩轡而行，不覺天色漸晚。聽見茂林中，似有人聲。近前看時，原來不是人，却是兩個野狐，靠在一株古樹上，手執一冊文書，指點商確，若有所得，相對談笑。王臣道：『這孽畜作怪！不知看的是什麼書？』且教他吃我一彈。』按住絲繩，綽起那水磨角靶彈弓，探手向袋中，摸出彈子放上，覷得較親，弓開如滿月，彈去似飛星，叫聲『着！』那二狐正在得意之時，不知林外有人窺看。聽得弓弦響，方纔抬頭觀看，那彈早已飛到，不偏不斜，正中執書這狐左目。弃下書，失聲嗥叫，負痛而逃。那一個狐，却待就地去拾，被王臣也是一彈，打中左腮，放下四足，嗥叫逃命。王臣縱馬向前，教王福拾起那書來看，都是蝌蚪之文，一字不識。心中想道：『不知是甚言語在上？』把

去慢慢訪博古者問之。』遂藏在袖中，撥馬出林，循大道望都城而來。那時安祿山雖死，其子安慶緒猶強，賊將史思明降而復叛，藩鎮又各擁重兵，俱蓄不臣之念。恐有奸細，至京探聽，故此門禁十分嚴緊，出入盤詰。剛到晚，城門就閉。王臣抵城下時，已是黃昏時候。見城門已扃，即投旅店安歇。到店門口，下馬入來。主人家見他懸弓佩劍，軍官打扮，不敢怠慢，上前相迎道：『長官請坐。』便令小二點杯茶兒遞上。王福將行李卸下，馱進店中。王臣道：『主人家，有穩便房兒，開一間與我。』答道：『舍下客房儘多，長官只揀中意的住便了。』即點個燈火，引王臣往各房看過，擇了一間潔淨所在，將行李放下，把生口牽入後邊喂料。收拾停當，小二進來問道：『告長官，可吃酒麼？』王臣道：『有好酒打兩角，牛肉切一盤。伴當們照依如此。』小二答應出去。王臣把房門帶轉，也走到外邊。小二捧着酒肉問道：『長官，酒還送到房裏去飲，或就在此間？』王臣道：『就在此罷。』小二將酒擺在一副座頭上，王臣坐下。王福在旁斟酒。吃過兩三杯，主人家上前問道：『長官從那鎮到此？』王臣道：『在下從江南來。』主人家道：『長官語音，不像江南人物。』王臣道：『實不相瞞，在下原是京師人氏。因安祿

山作亂，車駕幸蜀，在下挈家避難江南。今知賊黨平復，天子還都，先來整理舊業，然後迎接家小歸鄉。因恐路途不好行走，故此軍官打扮。』主人家道：『原來是自家人！老漢一向也避在鄉村，到此不上一二年哩。』彼此因是鄉人，分外親熱。各訴流離之苦。正是：

江山風景依然是，城郭人民半已非。

兩下正說得熱鬧，忽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『主人家，有空房宿歇麼？』主人家答應道：『房屋儘有，不知客官有幾位安歇？』答道：『只有我一人。』主人家見是個單身，又沒包裹，乃道：『若止你一人，不敢相留。』那人怒道：『難道賴了你房錢，不肯留我？』主人家道：『客官，不是這般說。只因郭令公留守京師，頒榜遠近旅店，不許容留面生歹人。如隱匿藏留者，查出重治。況今史思明又亂，愈加緊急。今客官又無包裹，又不相認，故不好留得。』那人答道：『原來你不認得我，我就是郭令公家丁胡二。因有事往樊川去了轉回，趕進城不及，借你店裏歇一宵，故此沒有包裹。你若疑惑，明早回到城門上去，問那管門的，誰個不認得我。』這主人家被他把大帽兒一磕，便信以為真，乃道：『老漢一時不曉得是郭爺長官，莫怪，請裏邊房裏去坐。』那人

道：『且慢着。我肚裏餓了，有酒飯討些來吃了，進房不遲。』又道：『我是吃齋，止用素酒。』走過來，向王臣桌上對面坐下。小二將酒菜放下。王臣舉目看時，見他把一隻袖子遮着左眼，似覺疼痛難忍之狀。那人開言道：『主人家，我今日造化低，遇着兩個毛團，跌壞了眼。』主人家道：『遇着什麼？』答道：『從樊川回來，見樹林中兩個野狐打滾噪叫，我趕上前要去拿他，不想絆上一交，狐又走了，反在地上磕損眼睛。』主人家道：『怪道長官把袖遮着眼兒。』王臣接口道：『我今日在樊川過，也遇着兩個野狐。』那人忙問道：『可曾拿到麼？』王臣道：『他在林中把冊書兒觀看，被我一彈，打了執書這狐左眼，遂弃書而逃。那一個方待去拾，又被我一彈打在腮上，也亡命而走。故此只取得這冊書，沒有拿到。』那人和主人家都道：『野狐會看書，這也是奇事！』那人又道：『那書上都是甚麼事體？借求一觀。』王臣道：『都是異樣篆書，一字也看他不出。』放下酒杯，便向袖中去摸那冊書出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手還未到袖裏時，不想主人家一個孫兒，年纔五六歲，正走出來。小廝家眼睛，望見那人是個野狐，却叫不出名色，奔向前指住道：『老爹！怎麼這個大野猫坐在此？還不趕他！』王臣聽

了，便省悟是打壞眼的野狐，急忙拔劍，照頂門就砍。那狐望後一躲，就地下打個滾，露出本相，往外亂跑。王臣仗劍追趕了十數家門面，向個牆裏跳進。王臣因黑夜之間，無門尋覓，只得回轉。主人家點個燈火，同着王福一齊來迎着道：『饒他性命罷。』王臣道：『若不是令孫看破，幾乎被這孽畜賺了書去。』主人家道：『這毛團也好巧哩！只怕還要生計來取。』王臣道：『今後有人把野狐事來誘我的，定然是這孽畜，便揮他一劍。』一頭說，已到店裏。店左店右住宿的客商聞得，當做一件異事，都走出來訊問，到拌得口苦舌乾。王臣吃了夜飯，到房中安息。自想野狐忍痛來掇賺這冊書，必定有些妙處，愈加珍秘。至三更時分，外邊一片聲打門叫道：『快把書還了我！尋些好事酬你！若不還時，後來有些事故，莫要懊悔。』王臣聽得，氣忿不過，披衣起身，拔劍在手，又恐驚動衆人，悄悄的步出房來，去摸那大門時，主人家已自下了鎖。心中想道：『便叫起主人開門出去，那毛團已自走了，砍他不着，空惹衆人憎厭，不如擎着鳥氣，來朝却又理會。』王臣依先進房睡了。那狐喊了多時，方去。合店的人，盡皆聽得。到次早，齊勸王臣道：『這書既看不出字，留之何益，不如還他去罷。倘真個生出事來，懊悔』

何及！』王臣若是個見機的，聽了衆人言語，把那冊書擲還狐精，却也罷了。只因他是個倔强漢子，不依衆人說話，後來被那狐把他個家業弄得七零八落。正是：

不聽好人言，必有恓惶泪。

當下王臣吃了早飯，算還房錢，收拾行李，上馬進城。一路觀看，只見屋宇殘毀，人民稀少，街市冷落，大非昔日光景。來到舊居地面看時，只有一片瓦礫之場。王臣見了，不勝淒慘。無處居住，只得尋個寓所安頓了行李，然後去訪親族。却也存不多幾家。相見之間，各訴向來踪迹。說到那傷心之處，不覺撲簌簌泪珠拋灑。王臣又言：『今欲歸鄉，不想屋宇俱已蕩盡，沒個住身之處。』親戚道：『自兵亂已來，不知多少人家，父南子北，被擄被殺，受無限慘禍。就是我們一個個都從刀尖上脫過來的，非容易得有今日。像你家太平無事，止去了住宅，已是無量之福了。況兼你的田產，虧我們照管，依然俱在。若有念歸鄉，整理起來，還可成個富家。』王臣謝了衆人，遂買了一所房屋，製備日用家火物件，將田園逐一經理停妥。約過兩月，王臣正走出門，只見一人從東而來，滿身穿着麻衣，肩上背個包裹，行履如飛，漸漸至近。王臣

舉目觀看，吃了一驚。這人不是別個，乃是家人王留兒。王臣急呼道：『王留兒，你從那裏來？却這般打扮？』王留兒見叫，乃道：『原來官人住在這裏！教我尋得個發昏！』王臣道：『你且住！為何恁般妝束？』王留兒道：『有書在此，官人看就知道。』至裏邊放下包裹，打開取出書信，遞與家主。王臣接來拆開看時，却是母親手筆。上寫道：

從汝別後，即聞史思明復亂，日夕憂慮，遂沾重疾，醫禱無效，旦夕必登鬼籍矣。年逾六秩，已不為夭。第恨衰年值此亂離，客死遠鄉，又不得汝兄弟送我之終，深為痛心耳。但吾本家秦，不願葬于外地。而又慮賊勢方熾，恐京城復如前番不守，又不可居。終日思之，莫若盡弃都下破殘之業，以資喪事。我尸骨入土之後，原返江東。此地田土豐阜，風俗醇美，可惜開創甚難，決不可輕廢。俟干戈寧靜，徐圖歸鄉可也。倘違吾言，自罹羅網，顛覆宗祀，雖及泉下，誓不相見。汝其志之！

王臣看畢，哭倒在地道：『指望至此重整家業，復歸故鄉，不想母親反為我而憂死。早知如此，便不來得也罷！悔之何及！』哭了一回，又問王留兒道：『母親臨終，可還有別話？』王留兒道：『并無別話，

止叮囑說：「此處產業向已荒廢，總然恢復，今史思明作反，京城必定有變，斷不可守。教官人作速一切處置，備辦喪葬之事，迎柩葬後，原往杭州避難。若不遵依，死不瞑目。」王臣道：「母親遺命，豈敢違逆！」況江東真似可居，長安戰爭未息，弃之甚為有理。」急忙製辦縗裳，擺設靈座，一面差人往墳上收拾，一面央人將田宅變賣。王留兒住了兩日，對王臣道：「官人修築墳墓起來，尚有整月延遲，家中必然懸望。等小人先回，以安其心。」王臣道：「此言正合我意。」即便寫下家書，取出盤纏，打發他先回。王留兒臨出門，又道：「小人雖去，官人也須作速處置快回。」王臣道：「我恨不得這時就飛到家，何消叮囑！」王留兒出門，洋洋而去。且說王臣這些親戚曉得，都來吊唁，勸他不該把田產輕廢。王臣因是母命，執意不聽衆人言語，心忙意急，上好田產，都只賣得個半價。盤桓二十餘日，墳上開土築穴，諸事色色俱已停妥，然後打疊行裝，帶領僕從離了長安，星夜望江東趕來，迎靈車安葬。可憐：

仗劍長安悔浪游，歸心一片水東流。

北堂空作斑衣夢，泪灑白雲天盡頭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王臣母妻在家，真個聞得史思明又反，日夜憂慮王臣，懊悔放他出門。過了兩三月，一日，忽見家人來報，王福從京師賣信回了。姑娘聞言，即教喚進。王福上前叩頭，將書遞上。却見王福左眼損壞。無暇詳問，將書拆開觀看。上寫道：

自離膝下，一路托庇粗安。至都查核舊業，幸得一毫不廢，已經理如昔矣。更喜得遇故知胡八判官，引至元丞相門下，頗蒙青盼扶持，一官幽薊，誥身已領，限期甚迫。特遣王福迎母同之任所。書至，即將江東田產盡貨，火速入京。勿計微值，有誤任期，相見在邇，書不多贅，男臣百拜。

姑娘看罷書中之意，不勝歡喜，方問道：『王福，為甚損了一目？』王福道：『不要說起！在生口上打瞌睡，不想跌下來，磕損了這眼。』又問：『京師近來光景，比舊日何如？親戚們可都在麼？』王福道：『滿城殘毀過半，與前大不相同了。親戚們殺的殺，擄的擄，逃的逃，總來存不多幾家。尚還有搶去家私的，燒壞屋宇的，占去田產的。惟有我家田園屋宅，一毫不動。』姑娘聞說，愈加歡悅。乃道：『家業又不曾廢，却又得了官職，此皆天地祖宗保佑之方。感謝不盡！到臨起

身，須做場好事報答。再祈此去前程遠大，福祿永長。』又問道：『那胡八判官是誰？』王福道：『這是官人的故交。』王媽媽道：『向來從不見說起有姓胡做官的來往。』媳婦道：『或者近日相交的，也未可知。』王福接口道：『正是近日相識的。』當下問了一回，王媽媽道：『王福，你路上辛苦了，且去吃些酒飯，歇息則個。』到了次日，王福說道：『奶奶這裏收拾起來，也得好幾日。官人在京，却又無人服侍。待小人先去回覆，打疊停當，候奶奶一到，即便起身往任，何如？』王媽媽道：『此言甚是有理。』寫起書信，付些盤纏銀兩，打發先行。王福去後，王媽媽將一應田地宇舍，什物器皿，盡行變賣，止留細軟東西。因恐誤了兒子任期，不擇善價，半送與人。又延請僧人做了一場好事，然後雇下一隻官船，擇日起程。有幾個平日相往的鄰家女眷，俱來相送，登舟而別。離了杭州，由嘉禾蘇州常潤州一路，出了大江，望前進發。那些奴僕，因家主得了官，一個個手舞足蹈，好不興頭！

避亂南馳實可哀，誰知富貴逼人來。

舉家手額歡聲沸，指日長安畫錦回。

且說王臣自離都下，兼程而進。不則一日，已到揚州馬頭上。把行

李搬在客店上，打發生口去了。吃了飯，教王福向河下雇覓船隻。自己坐在客店門首，守着行囊，觀看往來船隻。只見一隻官船溯流而上，船頭站着四五個人，喜笑歌唱，甚是得意。漸漸至近。打一看時，不是別人，都是自己家人。王臣心中驚異道：『他們不在家中服役，如何却在這隻官船上？』又想道：『想必母親亡後，又歸他人了。』正疑訝間，艙門簾兒啓處，一個女子舒頭而望。王臣仔細觀看，又是房中侍婢。連稱『奇怪！』剛欲詢問，那船上家人却也看見，齊道：『官人如何也在這裏？却又恁般服色？』忙教稍子攏船。早驚動艙中王媽媽姑娘，掀簾觀看。王臣望見母親尚在，急將麻衣脫下，打開包裹，換了衣服巾帽。船上家人登岸相迎。王臣教將行李齊搬下船，自己上船來見母親。一眼覷着王留兒在船頭上，不問情繇，揪住便打。王媽媽走出說道：『他又無罪過，如何把他來打？』王臣見母親出來，放手上前拜道：『都是這狗才將母親書信至京，誤傳凶信，陷兒子不孝！』姑娘俱驚訝道：『他日在家，何嘗有書差到京中！』王臣道：『一月前，賁母親書來，書中寫的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住了兩日，遣他先回，安慰家中。然後將田產處置了，星夜趕來，怎說不曾到京？』合家大驚道：『有這等異』

事！那裏一般又有個王留兒？』連王留兒到笑起來道：『莫說小人到京，就是這個夢也不曾做。』王媽媽道：『你且取書來看，可像我的字迹？』王臣道：『不像母親字迹，我如何肯信？』便打開行李，取出書來看時，乃是一幅素紙，那有半個字影。把王臣驚得目瞪口呆，只管將這紙來翻看。王媽媽道：『書在那裏？』王臣道：『却不做怪！書上寫着許多言語，如何竟變做一幅白紙？』王媽媽不信道：『焉有此理！自從你出門之後，并無書信往來。直至前日，你差王福將書接我，方有一信，令他先來覆你。如何有個假王留兒將假書哄你？如今却又說變了白紙！這是那裏學來這些鬼話。』王臣聽說王福曾回家這話，也甚驚駭，乃道：『王福在京，與兒一齊起身到此，幾曾教他將書來接母親？』姑媳都道：『呀！這話愈加說得混帳了！一月前王福送書到家，書上說都中產業俱在，又遇什麼胡八判官，引在元丞相門下，得了官職，教將江東田宅，盡皆賣了，火速入京，同往任上。故此弃了家業，雇倩船隻入京。怎說王福沒有回來？』王臣大驚道：『這一發奇怪！何曾有甚胡八判官引到元丞相門下，選甚官職，有書迎接母親？』王媽媽道：『難道王福也是假的？』快叫來問。王臣道：『他

去喚船了，少刻就來。』衆家人都到船頭上一望，只見王福遠遠跑來，却也穿着凶服。衆人把手亂招。王福認得是自家人，也道詫異，說：『他們如何都在這裏？』走近船邊，衆人看時，與前日的王福不同了。前日左目已是損壞，如今這王福兩隻大眼滴溜溜，恰如銅鈴一般。衆人齊問道：『王福，你前日回家，眼已瞎了，如今怎又好好地？』王福向衆人噴一口涎沫道：『啐！你們的眼便瞎了。我何曾回家？却又咒我眼瞎！』衆人笑道：『這事真個有些古怪。奶奶在艙中喚你，且除下身上麻衣，快去相見。』王福見說，呆了一呆道：『奶奶還在？』衆人道：『那裏去了，不在？』王福不信，也不脫麻衣，徑撞入艙來。王臣看見，喝道：『這狗才，奶奶在這裏，還不換了衣服來見？』王福慌忙退出船頭，脫下，進艙叩頭。王媽媽擦磨老眼，仔細看時，連稱：『怪哉！怪哉！前日王福回家，左眼已損，今却又無恙。料然前日不是他了。』急去開了那封書來看時，也是一張白紙，并無一點墨迹。那時合家惶惑，正不知假王留兒、王福是甚變的？又不知有何緣故，却哄騙兩頭把家業破毀？還恐後來尚有變故。驚疑不定。

王臣沉思凝想了半日，忽想到假王福左眼是瞎的，恍然而悟，乃